



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专题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再过两日，便是谷雨。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伤春惜春之人，不免嗟叹连连，感慨春之将暮，却不知春意阑珊处，自有一番好光景。

丰子恺对暮春情有独钟，他说：“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就气候上说，到了暮春，冬天的影响方才完全消灭，而一路向暖；就景色上说，春色不须寻找，有广大的绿野青山，慰人心目。

“一年好景，无过于此时。自然对人的恩宠，也以此时为最深厚了。”

暮春时节，“自然对人的恩宠”，在乡村表现得最为浓烈。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公布第六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落名单，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柳林水村等1336个村落入选。它们大多依山傍水，风景宜人，

文化厚重，乡情浓郁，就连行色匆匆的春天进了村，仿佛也被勤劳淳朴的乡亲们扯住了衣角，迟迟不忍离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本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苏苏州双湾村、安徽黄山丰梧村等新晋中国传统村落，在田野里、小溪边、巷陌深处、布谷声中，寻春探春，送春一程。



视觉中国 供图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阳镇丰梧村

古村新潮

文/姚中华

一座村庄，既有时光遗留下来的古朴沧桑，又有扑面而来的都市现代化气息，古老与新潮如同悖论般处于同一座村庄里，却又相处得那么和谐、融洽。走进皖南黟县丰梧村，我试图从陈旧斑驳的徽宅大院与宽敞明亮的酒店夹缝中，甄别这座村庄新旧嬗变日渐模糊的轮廓。

古朴是岁月留给丰梧村永恒的印记。这座坐落在黟县西部盆地的古老村庄，有着典型徽风皖韵的肌理与色调。古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相传唐代高僧涇州大士募缘而建的涇州庵就位于村后山麓。宋代，丰梧村属黟县怀远乡丰乐里，里以丰溪为名，丰口即里正所在地。明代，里改为都，丰梧称作“古黟十二都”。由于地处古黟县城通往西部的山区交通要道上，境内古道是附近山民上山砍柴、采摘山货的必经之路。民谣有云：“十二都，垫未脚，不是歇柴就歇料。”村中现存古宅多为明清建筑，粉墙黛瓦，耸立着高高的马头墙。有一栋古宅样式很特别，上部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下部却出现罗马柱造型。这种融入西洋风格的建造方式，在整个徽派建筑中极为少见。徽州文化虽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单元，但这里已然飘荡着开放包容之风。

徽州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崇尚文学，丰梧村也不例外。这座如今只有500多户的村庄，历史上曾出了一名进士、两名举人。其中，王圭是明代永乐年间的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丰梧村至今能找到其故居遗迹。两位举人，一位是王家瑞，清咸丰年间举人，历任直隶永平、东明知县。光绪年间水灾，他捐棉衣数千套以赈灾民，经抚奏请嘉奖“乐善好施”，并建石碑坊于丰梧故里。另一位是王微瑞，光绪庚子科举人，因丁忧守孝，未能赴京参加殿试，后来留在家乡私塾教书。乡贤是一笔宝贵

的文化财富，古老的香榧树下，涓涓流淌的丰溪水边，曾经留下过贤达们的足迹。他们给古村带来的不仅是显赫一时的名声，还有留存于古村丰厚的文化底蕴。

如同春风唤醒了村庄，今天的丰梧村吸引游人目光的，除了一栋栋古老的徽宅大院，还有充满新潮气息的新型农场、造型别致的乡村酒店、有着浪漫风情的酒吧、风光旖旎的房车宿营地等。各式各样的新业态、新设施、新时尚，像一件件色彩斑斓的衣裳，不仅让古村换上了新装，也给沉闷的村庄注入了活力，带来一片生机与希望。

位于村前的朴蔓农场，遍地的油菜花开得奔放、热烈。在皖南平原地带，4月油菜花基本凋零，而这里正迎来盛花期，正所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游人在绿色田野中徜徉，在齐腰深的花丛中拍照，乐而忘归。

从油菜花地回到农场接待大厅，这里有酒吧、茶社、网吧、书屋，还有农场开生产的米酒、红茶、糕点等各种产品品鉴体验区。室内正播放着舒缓的乐曲，恰如抚慰心灵的天籁，让人顿感身心愉悦，神情怡然。

农场的主人是一位曾在英国伦敦留学的“海归”。两年前，他以三产融合为理念，利用村中的抛荒地、老酒厂、老茶厂，建起多种新业态。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现代工艺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村民们眼前一亮，山窝里“土鸡”，原来是一只只“金凤凰”。这两年，朴蔓农场举办的“丰溪河畔迎秋收”丰收节、无名村乡村酒店举办的“丰梧花开，陌上清音”音乐节等一系列新潮时尚的活动，不仅让当地村民大开眼界，也吸引着各地的旅游观光客。

一半是乡村，一半像城市。新与旧、古与潮，犹如一张亮丽名片的两面，印刻着丰梧村的光彩。

将大小不一游兵散勇般的石块巧妙组合，硬是垒砌成一体，经历数百年风雨，依然稳稳当当，不歪斜不散架。石头断面粗粝，自带厚重朴拙之气，颇有北地粗犷风格，又因满墙蓬松的绿而温柔起来，与周围的粉墙、黛瓦、青砖小巷一起，构成江南水乡的妩媚婉约。

从外面看上去很普通的村子，没想到里边弯弯曲曲，竟然藏着那么多的小巷。遥想多年以前，也许就是这样吧？小巷狭窄，最窄处对面两户人家同时开窗即可传递东西。小巷通达，数量多而互相勾连，宛如蜘蛛网，宛如八卦阵，宛如“高低莫测，不知西东”的微型迷宫。小巷弯曲，站在巷口向里面张望，望不到百米视线就会被打断，令人感慨小巷深深深几许？洗干净的衣服在阳台招展，到处都有人的气息，可因着视线的阻隔，到处又看不见人。宛若置身空山。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听得见房屋内的说话声、搓麻将声、手机声、菜进热油锅啦声、锅铲噼里啪啦翻炒声。油烟机呼呼着，将白色的烟混着菜香一起送到小巷。

烟火气如此浓郁，却因粉墙黛瓦绿山墙的冷色调背景而不感觉嘈杂，只觉得宁静，只觉得喜悦——岁月安稳静好的喜悦。

听见电动车的喇叭声，却不知车在哪里又去往何方，赶紧躲到最近的门檐下。很快，一辆三轮车载着满车小树苗擦身而过，开车的伯伯扶着车把，歪头和坐在旁侧的好婆说着什么，两个人都笑得皱纹簇簇。所经之处，小巷两边的门窗户里，时不时有人探头打招呼，两位老人提高嗓门答应着。人与车已消失，声音还在小巷回荡。东山话和姑苏城里的苏州话不一样，软糯里带着刚硬，好听。又一阵喇叭声，两轮电动车上女孩抱着妈妈的后腰，仰头对着一扇窗户尖声嚷嚷，里面马上有个童音回应。很快人与车又都消失不见，小巷复归平静。

久等了，这种邻里间的亲切。

当然，在上坡下坡、岔道转弯如此密集的窄巷里，开电动车需要高超的技术，外地人估计要紧张得手心冒冷汗，可是这里的人熟练而从容，像一尾尾鱼悠然游于小河。有趣！

阳光下，小狗趴在睡成一团软泥，抖抖身上的草屑，抬起慵懒的眼皮好奇地看看来人，尾巴犹豫着慢慢摇几下，羞涩地表示友好。小狗们花色和个头不同，但肥圆的毛脸、沉静眼睛透着相同的憨厚。草丛深处忽然蹿出来一只潜伏的花猫，嗖地跃过巷口，消失在草丛更深处，只留下草叶被踩得一个劲摇晃。猫猫狗狗生活在这个村里，自由自在，看起来安逸得很呐。

村里绿意葱茏，低处是篱笆围起的青菜，高处多白果、枇杷和杨梅，野草花遍地。也许因为村外玉笋峰、龙头山茂密果园的出产已经足够，也许因为昨夜风雨大，所以村里散落地上的白果无人收拾，脚踩上去，外壳噼啪一声轻轻炸开。村民经过也毫不介意，任由白果树在风里摇曳的叶子、落它的果子。“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真好。

老树身上皆绑着铁牌，写明树种、属地、编号，俨然户口本和身份证。甚至注明了责任人的姓名，责任明确到人，可见保护之用心。例如，一棵尾号99的白果树，属于双湾村下属的榭湾，责任人姓叶。“榭”字很少见，当地人说出“榭”，但口型更圆，发音更有吴依软语的柔和。

榭，意指用竹木编成的筏。传说春秋时伍子胥的母亲曾在此居住，将养蚕等技术传授给当地百姓，又帮助山农砍伐木编制成榭，榭湾因此得名。东山古时也叫胥母山。胥母祠曾改名圣母庙，唐代贞观年间改为保安寺。至今榭湾村里的古保安寺仍供奉胥母塑像。寺门口一棵圆柏，树龄已过千年，依然挺拔，青枝绿叶，让人惊叹。

清代诗人龚自珍曾游历东山，认为榭湾可能和宋代抗金水军有关，水军所用的船只平时需要藏起来，故此有“藏船坞”。榭湾的清丽山水让龚自珍念念不忘，他在《己亥杂诗》里深情写下：“今日闲愁为洞庭，茶花凝想吐芳馨。山人生死无消息，梦断查湾一角青。”

在村里随意乱走，时不时就会撞见一处老房子，外墙印满斑驳的水渍，像一幅简洁的水墨画。窗户关得严严，木头窗棂雕着花，爬着青苔。在斑驳的树影间，在流动的光影画框里走，阳光如此灿烂，从太湖吹来的风如此清新，时不时飘来炊烟的味道，让人恍惚，仿佛逐渐走入时空隧道，看见往事旧梦。居住城市太久而凝结于胸的乡愁，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安放之地。

村民维护老村的用心随处可见，比如墙上贴着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是个宝，村民自觉遵守好。倡导文明好风气，幸福生活乐陶陶……”内容浅显，句式整齐又押韵，很有乡土味儿。比如地面精心铺砌，青白色小石板平展展严丝合缝，间杂着黑色的小鹅卵石，如一格一格的黑白画。路边用小青砖铺成人字形花纹，砖缝里冒出草叶和紫红小花，既方便通行，又美观。

双湾村紧挨太湖，多山，用来居住和耕种的土地有限，最早定居于此的先民们需要踏勘地理环境，通晓自然资源特性，并进行科学规划设计，将极有限的空间加以最大化利用，并一代代不间断地维护，才能够始终保持传统村落的淳朴面目，保持物产的丰饶与衣食住行的舒适。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一种苏州特有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细。所以，游客至此，看见村子里那么多小巷、山墙、房屋、菜园、果树聚集在方寸之地，呈现的不是拥挤逼仄，而是曲径通幽，是柳暗花明，是百转千回式的井然有序，是千锤百炼后的浑然天成。

绿山墙下梦榭湾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双湾村

文/周孙卉

绿山墙，立在小巷深处。野草柔韧的茎叶互相缠绕，给墙头铺了一层毛茸茸的绿，如墨绿粗毛线织的厚毡毯，再越过墙头垂垂地下来，愈往下愈稀疏、颜色愈浅，似水绿纱袍。风吹过，满墙的绿猛地抖了一下，仿佛凝固不动的石墙原本正在小睡，现在忽然醒了过来，眨了眨眼。

在苏州东山镇双湾村，这样的墙可谓无处不在，高的过人腰，矮的不及膝盖，长的遮住两三户人家，短的仅仅护着一只鸡窝或鸭窠。形状呢？皆随着山势起伏而蜿蜒，像展开的一幅幅高低错落的屏风。所用石头大多赭黄色，间杂白与褐。模样方中有棱，不规整，不是砖瓦厂切割的标准规格，保留着从山上开采时的混沌模样。石缝里填充的是小石片碎石渣，没用水泥黏合，没用白灰抹缝，全凭石匠高超的眼力、手劲和经验，

